

事，古典雅致的曲词，令观众如醉如痴。

台上是20年如故的“原班人马”，台下是热情洋溢的年轻观众，文化传承的脉搏于此共振，昆曲发展的生机春意盎然。整整20年，青春版《牡丹亭》推动昆曲复兴的背后，作为戏曲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青春版《牡丹亭》在昆剧演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面对褒扬，白先勇却始终不满足，笑称：“对于昆曲复兴，想做、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依旧壮心不已！”

## 起心动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记忆来到1945年的秋天，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美琪大戏院。蓄须明志多年未曾登台的京昆艺术大师梅兰芳带着万众期盼，回到心爱的戏曲舞台，与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连演几天昆曲，从《游园惊梦》到《断桥》，丝竹管弦，水磨声声，一时间，万人空巷，票价最高竟要炒到一根“小黄鱼”（金条）换一张的盛况。而就在氍毹间的流连婉转之处，那悠扬的笛声，竟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位八岁孩童敏感、细腻且多情的内心。他，就是日后享誉华语文坛的著名小说家白先勇。

整整79年过去了，岁月荏苒，几度沧桑歌未歇，“我的一生到过很多地方，祖国各地包括港澳台，东方西方……总在寻寻觅觅自己的家乡究竟在何处，最后我发现，原来心中永远的根，就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化”。毋庸置疑，白先勇是当代最富盛名的华文文学家之一。



上图：杜丽娘与柳梦梅相思终不负。

但这20年来，他却把最大的关注投入到了昆曲艺术之中。于昆曲，白先勇有一生难忘的情缘，小时候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历经岁月更迭，走过天南海北，最终生根、发芽，开出了一朵别样绚丽的花。

如果说童年与昆曲的偶遇是一段美丽的传奇，那么到了1988年，首次回到祖国大陆讲学的白先勇，在上海再度看到上海昆剧团艺术家华文漪、蔡正仁主演的全本《长生殿》，在南京看到了江苏省昆剧院艺术家张继青演出的拿手好戏《惊梦》《寻梦》《痴梦》，那久违的激动与唤醒记忆深处的感动，更将昆曲与白先勇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从小说《游园惊梦》对于昆曲写意抒情的意境追求与西方意识流手法在文字间的完美融合，再到《游园惊梦》被搬上话剧舞台，由卢燕、华文漪两代杰出艺术家成功演绎出不同版本的昆曲名伶蓝田玉，再到将全本昆剧《牡丹亭》带到台湾……

自幼与昆曲结下不解之缘的白先勇一发不可收，他曾坦言：“昆曲无他，得一‘美’字，词藻美、舞蹈美、音乐美、人情美，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

20多年前，眼见昆曲艺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榜首，却仍止不住凋零与式微，演员、观众与演出形式都逐渐老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与信心，白先勇硬是放下了手头构思多年的创作，带着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振臂一呼、四处奔走，组成一支坚强的创作队伍——除了敦请昆曲“继”字辈、昆大班、浙江“世”字辈等国宝级艺术家们亲身传承、培训出一批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年轻演员之外，更通过一出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由内而外真正青春“还魂”，重放亮丽光彩。

《新民周刊》：这些年与您